

生活點綴

吳康民

常見到報紙的大字標題，頗有誤導讀者之虞。最近的一例，某報在報頭側用大字標出：「亞視今停播，清盤人判死」，多麼恐怖的頭條新聞！

標題尋疵

如果亞視的停播，要引致清盤人「判處死刑」，這是多麼恐怖的執法，事實上人人知道，亞視清盤，完全不涉及刑事。但翻開內文，仍然有「德勤判死」的標題。

德勤是亞視臨時清盤人，是一家會計師行，由高院委任處理亞視的「後事」。德勤進駐亞視核數，發現亞視戶口只餘二十萬現金，仍欠員工兩個月薪水。經過交涉無效，德勤宣佈當日遣散四百多人和熄掣停播。

就是這樣的一個結果。

報紙的標題並不是為了聳人聽聞，而是編輯也想不到由此產生誤導。但是「判死」一詞，除了作為「判處死刑」簡稱外，並沒有任何其他解釋。況且，「判死」上面的主詞是「清盤人」，是個「人」。這個「人」判死，不就是個人的判死嗎？

近年看到的報紙標題，對讀者產生誤導的多的。隨手還可以舉出一些。如年前有前公務司長許仕仁因接受財團賄款，被最高法院判處徒刑七年半。報紙的大標題是：「縱慾落獄，肥龍入籠」。一般來說，「縱慾」是泛指性事。許仕仁是貪腐，而不是亂搞男女關係，嫖娼包二奶。用「縱慾」為標題，是不恰當。就是法庭判他的八宗控罪，都是指他身為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引致官商勾結，謀取金錢利益的。

又如如社會上爭議用普通話或粵語教授語文課時，用的標題是：「普教中、粵教中，撐反大事撈」。本來讀者是明白說什麼，但「撐反大事撈」的標題，就令人感覺到撐什麼、反什麼，也令人誤會兩者都撐或兩者都反。如果用普通話或粵語教語文課都要反對，那是不是要用英語或上海話來教語文？

但見怪不怪，只要讀得懂便算了。

琴台琴瑟

潘國森

紫微斗數中有所謂十四正曜，正曜之間的關係，有時真的叫人拍案叫絕。破軍，按舊說是北斗第七星，這在中國古天文學稱為搖搖，不過紫微斗數用的是虛星，即是只借用名稱，並不是真正的天體。天相則被說成是南斗第五星。破軍與天相永遠相對，上文談及破軍常有一時衝動的性質，天相則容易受人（或環境）影響。

自殺不離名利情

有缺點的天相面對不良的破軍，可能是因一時衝動而受人影響。反過來有缺點的破軍面對不良的天相，則可能是因受人影響而一時衝動。這豈不是很巧妙的結構組合？

不過話分兩頭，必須要破軍和天相兩正曜都有缺點，才有可能引發自殺念頭，否則每一個人的斗數盤都必有破軍對天相，豈不是人人都有自殺的念頭？近日經常有專家學者在傳媒大談預防青少年自殺之道，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潘某人認為唯一講得正確無誤的，是時下青少年自殺的原因很複雜。所以，要教育當局一兩個甚或十個八個高官鞠躬下台也好，要教育當局一兩個甚或十個八個高官鞠躬下台也好，即時停止所有考試也好，人人可以升大學也好，即時落實全民退休保障也好，通通都不能保證今後再無青少年自殺。

用紫微斗數分析和講解自殺原因則很簡單，從破軍對天相的星系入手即可。破軍對天相這組星與紫微、武曲和廉貞三正曜相互干涉，受影響而衝動的原因可以從此中尋。

紫微與破軍天相相遇，紫微斗數的術語叫「紫破相」，紫微化氣為「尊」，可以代表自尊心和名譽，因此「紫破相」引發

生活點綴

車淑梅

十二歲由廣西來港的周佩波，懷着一顆歡欣的心，因他要找一個重生的地方以抹走八歲時八次輕生的陰影。父母間離婚分成兩個陣營，一面出斧頭，一面出狼狗，小孩夾在中間只懂狂哭，他想到要離開這殘酷世界，跳跳跳跳失敗更覺無助，直至那次跳進急流裡就想起了六歲的妹妹，幸好獲救。根據金門大橋逃生人士記錄，跳橋的人只有一至兩個百分比可生還，原來他們全在跳生的一刹那悔悟，以為自己生無可戀，但總有牽掛的人和事。佩波這位香港後生，不懂粵語，不懂與人溝通，加上與父親和後母的關係惡劣，苦無出路，幸好如聖經所言：「上天開上一扇窗，同時會為你開另一道門。」當時，他在學校那首自創聖誕詩《彩珠松上掛》獲得了老師同學的讚賞，他開始參加公開比賽獲獎無數，更榮獲兩次全港冠軍，「我希望得獎，並非要獎金獎品，而是站在台上領獎的那份存在感」。

周佩波的社企路

他的中文底子上佳，全因八歲輕生失敗後，把自己沉迷於古籍裡，從中找到了同行者例如司馬遷，對方受盡牢獄之苦寫成《史記》，他學會了「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勞其筋骨」。他的志願是中國人有人有書可讀，自己幫助到更多的人。他為抗拒被踢入黑社會，參與了少年警訊，中三年投入過一百三十項義工服務。佩波因而獲得了「傑出學生獎」，他也是當中絕無僅有的Band 6學生，「我們不要認命，也要同學一起努力，結果那年打破了學校紀錄，十位同學升中六」。

佩波會考二十七分，這是奇蹟，因為他在校期間的成績永遠低分，老師常常單指責他沒有前途，經過一點一點的進步和堅持，他考上了科大，克服了種種困難，畢業後在投資公關公司工作表現出色，享有過百萬年薪，但他毅然放下，與黃岳永先生共創社企，「加油香港」誕生了。

「我們的食油在香港製造，配方也切合了基層市民多菜少肉的飲食習慣，為他們補充了點點飽和脂肪。我們的食油、米、牙膏、燈膽都擺放在鄰近基層市民居所的非牟利機構，省了上架費，團體擺攤都有很好反應。記得開業當天，有老婆婆從老遠前來光顧，她高興我也不是施捨，是她自己選購的。」

現年七歲的囡囡Dora跟爸媽一樣的激情，擺檔時全情投入。佩波珍惜親子時間，明白有了孩子才成父母、家長與子女同步成長的道理。他不曾給孩子太大壓力，不會追求「沒有靈魂的卓越」。Dora三歲半遇上母親接放學時暈倒，她可以冷靜應對，更安慰父親和老師不要驚慌，「我也很意外，可能平日我們常參加義務工作，她學懂照顧別人，我們也鼓勵孩子多做家務，學習自己解決問題，因而強化了抗逆能力」。

佩波強調義工對小孩的影響比很多興趣班更正面，就如這位好爸爸把一直以來的服務心思，構思了很多惠及基層市民的社企產品。他能夠從黑暗中走過來，明白身陷困境人士的心聲，他倡議面對負面情緒的朋友，可用上三大錦囊：聆聽、擁抱、鼓勵。我學懂了。



周佩波和車淑梅合照，作者提供

的自殺，多與名譽有關。學生因考試不及格、不能升級、不能畢業，或擔心考試不利要自殺，很可能就是「紫破相」的星系組合發動。

同理，武曲化氣為「財」，「武破相」的自殺便與錢財利益有關。凡是為錢而自殺，則事情必定可以用錢解決。假如當事人沒有這個銀碼的鉅款，便可能用死來逃避。在學生很少這種情況，大學生如果為了過度消費而破了產，家人卻無力幫忙，才會為了錢財而死。

廉貞是「次桃花」，主感情，又化氣為「囚」，人與人之間感情複雜微妙，人生在世幾十年，有誰可以從來沒有當過感情的囚徒？為情自殺便多與「廉破相」相關。以紫微、武曲、廉貞來劃分，自殺的原因便離不開三個字：名、利、情。不過，人的行為錯綜複雜，以名譽、錢財和感情來看自殺，是最簡化的分類。有人為了被人騙財騙色而自行了斷，所謂人財兩失，便是感情加錢財。戀愛失敗後想死，是感情問題，但是如果涉及被對方拒絕或拋棄，然後在生活圈子內人盡皆知，又關乎面子問題，涉及名譽了。

這樣複雜的組合又如何能在紫微斗數中反映呢？不要忘記紫微、武曲、廉貞三正曜本來就永遠相會，再加上破軍也跟七殺和貪狼相會，天相又必與天府相會。貪狼是「正桃花」，主慾望，既涉感情，也涉物慾，物慾也離不開錢財。七殺多涉及空想，又常引發破敗，那是感情加錢財。天府化氣為「庫」，是安放財寶的倉庫，又涉及錢財上的信用，那也是名譽加錢財。

（紫微斗數看自殺，下）

歌唱的季節

踏着落葉漫步，突然想到，頤和園中的歌者，又將結束園中的歌唱吧？

因為愛歌，認識不少園中歌者。他們的背景、年齡各不相同，共同點是：愛在大自然中放歌。萬壽山滿山百年大樹，空氣都是甜絲絲的，唱歌就如做氣功。最知名的歌者當屬三位年過花甲的姐妹。每年春暖花開之時，跟着歌聲拾階而上，便見三姐妹端立于亭中歌唱。個個容貌靚麗，身材高挑，姿態大方。三人的和聲隨着微風飄去，引來遊人駐足傾聽。銀笛般的高音來自大姐的歌喉，近70歲的人，嗓音就像年輕姑娘。她氣色紅潤，一頭白髮變得有款有型，優雅的旗袍襯出依然苗條的身材。彼此招呼了便坐下聽歌，我想：是唱歌讓人美，還是美人才唱歌呢？

三姐妹出身書香世家，從小浸潤於琴詩書畫之中，大姐還是北京少年宮的合唱演員。後來，姐妹們成家立業，各奔東西。大姐婚後跟着愛人去了離家幾千里的三線工廠，二姐三妹上山下鄉。都退休了，才回北京又聚在一起。由大姐倡議，每個周末在公園唱歌相會，這一唱就是十幾年。

每當春風吹化了昆明湖水，萬壽山的大樹抽出新葉，桃花梨花迎春滿山姹紫嫣紅之時，姐妹們就在頤和園露面了。老公陪同前來，大姐夫帶的拉桿箱中帶着飯、水和零食，他坐在廊子上，當一天忠實聽眾，時時鼓掌助興。三妹夫抱着手風

琴伴奏，為了稱職，他退休後不顧痛風折磨，苦練幾年，歌聲蕩漾在春風中，引得八方遊客駐足傾聽。開唱那天，歌友紛紛前去會合。一冬不見，彼此惦念。

年年必然露面的老周、老于和玲子。70歲的老周在頤和園義務教歌十來年。花繁葉茂季節，便是學歌好時光。當年，每天夕陽柔和的光線遍撒山林，徒弟們跟着老周邊散步邊練歌。後來，都走不動了，就坐在亭子裡學歌，反正頤和園的亭子多得是。唱着唱着，人慢慢散去。看孩子去了，腿壞了，生病了，老得不再唱了，又來了新人。無論五音不全還是不識簡譜，老周都耐心地教。問何以如此付出？答：「喜歡！」藝無止境，教的和學的，生活都有了目標。天下歌曲千萬，唱不完學不完。從春天開唱，不覺就到了夏天，過了秋天，北風還沒吹起時，師徒便帶着歌篇登上陽光燦爛的亭子，抓緊一年最後的時光。

歌者老于，當了一輩子技術翻譯，最愛中外抒情歌曲。《天涯歌女》、《漁光曲》、《玫瑰天涯》等上世紀30年代中國著名作曲家黃自寫的歌，特別合他的口味。一次在亭中遇見，他從懷裡掏出一本《30年代歌曲選》，珍惜地翻給我看，那本子早已絕版。外國民歌他也在行，不看歌本，一口氣唱上幾十首都沒有問題。他愛有內涵的歌，比如《美麗的夢神》、《月亮河》、

《重逢有日》等，凡意境深遠的歌，他都能唱出味道。老于有糖尿病，視力差，看不清譜架上的歌篇，卻有一副好腦子，歌詞過目不忘。其實他偷偷用功，隨身帶個小本子，一有空就眼睛湊上去背歌詞。那年秋風瑟瑟之時，在亭子中見到老于。他穿着一件老式呢子大衣，圍條格子圍巾，像老去的30年代青年，神情落寞地獨自坐在廊子上。寒風吹散了歌友，老境就淒涼了。可只要來一兩位歌友會歌，老于立馬興致勃勃，容光煥發。

上年春天開唱時節，老于卻沒來。誰都沒問，都是一把歲數的人，什麼都可能發生。有位唱高音的吳女士，就是一天唱歌時犯了心臟病，幸虧早去醫院，才逃過一劫。病剛好又打扮得漂漂亮亮來唱歌，說：「活着，就是要唱歌！」歌聲，是戰勝病痛衰老的靈方。玲子天生一副夜鶯般的嗓子，大病手術過後不能唱歌，也要捂着厚厚的衣服來給歌友助興。

每個季節有每個季節的歌。春天來臨之時，唱《渴望春天》、《春之歌》、《青春舞曲》；秋天，有《落葉》、《鴻雁》、《秋輝》、《豐收之歌》；夏天的歌更多，流光溢彩的歌都適合夏天。明朗的夏日，三姐妹總會唱起那首著名的外國民歌《白蘭蘭》：「我是一隻白蘭蘭，愛在那藍天翱翔，遨遊在丘嶺山崗，絕不放棄對自由嚮往！」自由獨立的精神，在歌聲中閃亮。那首《音樂在空中迴盪》，也充滿陽光，是三姐妹的保留曲目。算了算，十來年間，她們改編演唱和聲的中外曲子，總有幾百首了。

更多人愛獨唱。有位從江西來北京打工的劉女士，每周末背着背包來頤和園練歌，她最拿手的

是《美麗的心情》。那首歌色調明亮，昂揚着積極進取的精神。當劉女士在綠樹叢中，用甜甜的美聲唱起：「水藍藍，山青青，鮮花打扮我們，青春的情影。」表達出對生活的熱愛，令人心曠神怡。她說：「打工辛苦，有歌聲相伴，生活就是甜的！」

我愛在夏天的傍晚，沿着林間小路輕唱《山楂樹》：「歌聲輕輕蕩漾，在黃昏的水面上」，感受那生命的律動。車間、燈光、山楂樹，這些平常不過的元素，組合在一起，就有了神奇的魔力，凝聚成永恒的美。有位熱愛俄羅斯歌曲的北大老教授，能用俄語唱很多蘇俄時期的歌曲。他80多歲了，還是白天讀書寫字，黃昏便出現在萬壽山的亭子裡，打着拍子唱歌。

當黃葉飄落之時，歌友們便唱起那首經典的《落葉》：「你輕輕地飄落，落在金黃色的山坡」，「你年輕的臉龐，躺在泥土上訴說，如果春天再次來臨，你仍要歌唱」，美的歌詞飽含人生哲理。《秋輝》也很好聽：「聽你把春水叫聲，聽你把綠葉吹黃，誰道秋下一心愁，煙波林葉意悠悠。」唱出了人生幾重境界。

其實，冬天的歌也很多。相比《塞北的雪》，我更愛經典的《三套車》，那歌飽含俄羅斯永恒的憂鬱。冬天到來之時，也總想起前蘇聯歌曲《窯洞裡》：「看那窯洞裡爐火閃閃，劈柴流脂像淚珠點點」，「唱吧手風琴冒着風險，把那迷路的幸福召喚」，表達出專制時期俄羅斯人對幸福的渴望。

當冬天來臨，歌友紛紛散去，待來年春回大地，再會歌頤和園。

七嘴八舌

小臻

復活節除了是紀念耶穌復活外，又適逢是春天時節，所以給人一種充滿生機的感覺，在香港是商業味最輕的一個節日，假日留港消費，剛巧由著名男高音莫華倫等人成立的香港歌劇院主辦了「百老匯經典音樂會」，趁放假去學習聽歌劇，在美國指揮家索維爾帶領下，福建交響樂團伴奏，四位來自紐約的年輕歌星演唱百老匯經典之作，選唱了七齣膾炙人口的音樂劇中的歌，包括《歌劇魅影》中的《今夜音樂》和《想念我》，《孤星淚》中的《繁星的音樂》和《帶他回家》；《夢斷城西》中的《如我們愛你》和《獨白》；《國王與我》中的《我們能共舞嗎》和《你好，年輕的情侶》；《南太平洋》的《迷人的夜》和《沒什麼比女人更好》等。台下觀眾聽到不願離場，結果四位歌唱家安哥一首，觀眾仍想貪心聽多首，當然不成功，四人三度謝幕完場。原來年輕貌美聲靚的女高音迪臣曾演《孤星淚》，並憑《歌劇魅影》中飾演克利斯汀而榮獲博卡卡比及瑪斯獎項。另一女高音露斯若被選為「二零一零年百老匯新進歌星」之一，並獲邀於紐約市政劇院演唱，難怪贏得觀眾心。

學聽歌劇學習尊敬人

坦白講看百老匯歌劇次數不多，聽歌劇演唱會都是第一次，所以在學習如何欣賞這門高雅藝術，初哥一名自然不

翠袖乾坤

余似心

出席中學好同學母親的喪禮，她的弔唁辭中有幾句話說令我印象深刻，她形容母親說話從來都是溫柔聲輕，很懂得體諒別人，口頭禪是「不要給別人添麻煩」。聽來簡單的性格，但試問有多少人能做到？

給我怎樣的弔唁辭

和好同學的母親相反，有些人好勝心強，霸氣，要在家中及友儕中掌有控制權，凡事以自己的意思為依歸，無視別人的感受，為身邊的人帶來無窮的煩惱和痛苦。

有老人說過一個故事，有一女士出身在大富之家，其後家道中落，來到香港嫁了一個窮男人，生下幾個小孩，一家住在細小的公屋，她一直未能接受自己的命運，終日吵吵鬧鬧的。一天丈夫好言相勸，她竟爬上天台嚷着要跳樓，把一家嚇個半死。從此之後一家人什麼都依着她，男人自此再沒笑容，孩子經常不願回家。其後子女早早結婚為的是逃離母親，只得那個沒法離開的男人，繼續行屍走肉般還就着她。多年前她因過於暴躁而爆血管，不久便離世了。她的喪禮上沒人說一句話，那一直垂着頭的丈夫早已忘掉了怎樣笑。

有些人的離去讓人永遠懷念；有些人的離去成了親人的解脫。無人知道自己何時走完人生路，但可以為自己爭取品格優良的成績表！

網人網事

理美美

中美電影界的熱鬧往來，大概是「南海風雲」中頗為引人注意的一種「新型大國關係」吧。

影帝剛走，影后要來

據多家媒體報道，前不久終於拿到奧斯卡影帝的「小李子」里安納度狄卡比奧，為宣傳其主演的《復仇勇者》，已愉快地完成「又」一輪中國行，注意此句的重點是那個「又」字的確，「里安納度」以往曾多次前往中國，是在中國最受歡迎的荷里活男演員之一。……中國人親切地稱他為「小李子」。（英國《每日電訊》網站三月二十日報道）

而影帝剛走，另一位影后又要來了。她就是在中國擁有超高人氣的荷里活巨星、奧斯卡影后得主妮姬利寶雯（Nicole Kidman）。年僅三十三歲時，她就因為出演洛比索導演的《這個殺手不太冷》中那個小女孩而一鳴驚人。此後，她陸續出演了近三十部電影，包括《美麗佳人》、《冷山》、《V字仇殺隊》等。而二零一一年，她終於以《黑天鵝》斬獲奧斯卡影后。此外，這位少年成名的影后其高智商的傳奇故事也為中國影迷津津樂道，例如早在上中學時，她即在專業期刊上發表過兩篇論文。她不但擁有哈佛大學心理學的學士學位，還曾以客座教師身份在哥倫比亞大學講授恐怖主義與怎樣反恐的課程。而除了英語之外，寶雯還會說希伯來語、阿拉伯語、日語、德語和法語等等。扯遠了，就是這樣一位高人氣「學術」明星，在「小李子」之後，又要緊接着一連內容豐富的中國行——在第六屆北京國際電影節上有一系列包括走紅地毯、座談、首映以及互動等活動。

小理猜想，這一定會是迴異於「南海風雲」的又一場「中美嘉年華」。

而電影影后們紛至沓來，這背後的推力其實是中國電影的實力。據日本產經新聞報道：「二零一五年中國電影總票房收入比上年增加了27.7%，達到400.8億元。其中中國產電影佔比超過60%，「自給自足率」超過日本。」

據美國《彭博商業周刊》報道：「荷里活大片曾經高出一籌，使許多中國觀眾願意去看字幕和配音的美國影片，而現在，他們不必這樣做了。面對一個快速增長和日漸成熟的中國市場，荷里活正在謀求以互動的方式深化與中國的關係。」

據美國《華爾街日報》報道：「二零一二年，中國大連萬達集團以二十億美元收購了AMC娛樂控股公司。此後，萬達集團大舉進軍荷里活。今年一月，萬達集團又以三十五億美元收購了《侏羅紀公園》的製片方傳奇影業公司。」

照此看來，其他列位電影影后的明星大腕們也還會繼續中國行。而小理認為，市場固然不是戰場，但風雲還是那個風雲。在風起雲湧的大國博弈中，所謂新型大國關係，也只能是靠實力說話。